



# 鲁迅作品全编

【杂文卷上】

浙江文艺出版社

# 鲁迅作品全编

【杂文卷上】

王得后 钱理群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庆西 曹 洁 张德强  
封面设计 梁 珊

# 魯迅作品全編

(杂文卷)

王得后 钱理群 周振甫编注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75  
字 数 969 千字  
插 页 12  
日 期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0653-5/I · 610  
定 价 (精)(上、下两册) 7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魯迅像

近日看到一篇爲某團志士做的說被異族虐待的文章，突然記起了自己從前的事情。

那時候不知道因為境遇和時勢或半路的關係呢？還是別的原因，總最顧聽世上愛國者所發言，以及探究他們國裏的情狀。波蘭、印度、文籍較多，中國人說述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卻很替他們抱羨望。其時中國邊徼新軍，在路上時常遇着俄軍，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蘭烏牛奴羅哩，

……我便覺得臉上和耳輪同時發熱，背上浮出了許多汗。

那時候又有一種偏見，只要皮膚黃色的，便又特別開心。現在的英國，當時還沒有近，所以最注意的是英國斐律賓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和芬蘭文人最多，學者也最大，斐律賓出了一本列塞爾的小說；越南毫不列文學的作品，單見過一種他們自己做的正國史。

聽這幾個人的聲音，自然都是真摯壯烈悲涼的；但又有一些區別：一種是希望着光明的明天，攝取那簇新的復活，其如時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興起人無限清新的生意；一種是希望着死，忘去的榮華，皇帝百官如何尊貴，小民如何不談不知，末後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譬如雨打芭蕉，一丁是盼望那將來的健康，一丁是夢想着從前的耽樂，而這些耽樂又太孤便是他致病的原因。

我因此以為世上國多愛國者，但也是愛亡國者。雖然懷舊却專重昨天，以及明天。昨天，是悲歎那些去，而且稱讚着可以亡的病根。其實被征服的苦痛，何止昨天，而且明天，不能保存，倘以至這更走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領導，不能真心撫育，苦痛也難以消滅，人生何以立。

## 编 辑 说 明

一、本书分上下两册，按编年裒辑作者杂文创作。上编系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作品，计一百八十八篇；下编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作品，计二百五十二篇，另有附录六篇。为阅读方便，本书目录按册分置。

二、本书所收作品，以文体为依据，不包括学术短论、演讲、序跋、告白、书信、日记等（借用书信、日记等形式的杂文创作不在此限）。另外，鉴于杂文与散文（美文）亦或有所混淆，凡收入《鲁迅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的作品，除个别一二者外，其他均不再收入本书。

三、收入本书的作品按原刊本略作校勘。原文中的异体字、通假字按鲁迅著作出版惯例，大多暂仍其旧。

四、本书对原文中一些人名、地名、书名、引语（包括外文）、党派、团体、文化机构等作了简要的注释。文言语词及成语典故等，一般不作注释。为节省篇幅，同一册中，相同的词目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予以注释。注释工作由来凤仪先生承担。

# 前　　言

王得后　钱理群

## 一

编辑这样一本《鲁迅杂文全编》，大率有违著者之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当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出版之际，他就痛苦地告诉人们：“这正是我所悲哀的。”他解释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sup>①</sup>如今回看鲁迅写作《热风》的年月，已经过去七十年矣，而且中国也从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然而，鲁迅杂文还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使他们感到“深刻”，较之现代和当今任何作家的文字都来得“深刻”。这可以让人深思，该是我辈的幸事呢，还是不幸？

虽然，鲁迅当年曾为“病菌尚在”而感慨不已，但他却总是表现出传统的中国人少有的正视事实的勇气。“睁了眼看”事实，看清事实，承认事实，扫尽“瞒和骗”的花样，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根性。所以，后来他曾表示“要保存我的杂感”<sup>②</sup>，甚至“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

---

① 鲁迅：《〈热风〉题记》。

②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sup>①</sup>。因为“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sup>②</sup>。人类发展到现在，在我们有幸赶上的这一个世纪，二十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社会制度，发生过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像我们中国的《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话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说是“和为贵”，虽然鲁迅也说过“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 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sup>③</sup>，而且现在许多学者专家也正在反省激进主义思潮的功过、是非、利害，但世界还是一个“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的世界。

我们之所以愿意编辑鲁迅杂文，是出于这样三点自以为是的私见。

第一，迄今为止，鲁迅杂文还是了解中国特别国情的最可靠的的文字，最深刻的文字。一个国家的国情，无疑包涵地域、气候、生态等等因素组成的自然环境，以及它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军事各个方面发生、发展的过程。然而，最基本的国情仍在于“人情”，亦即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及价值取向等。这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民性”。所以鲁迅在本世纪初所说的“根柢在人”<sup>④</sup>，大概毕竟是不争的事实。人的生存，温饱

---

①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

②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③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

和发展，这鲁迅认定的“当务之急”和不可阻碍的“前途”<sup>①</sup>，已经在全世界为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原先以为这是鲁迅前期的观点而大施批判的同胞，如今也投以笑迷迷的目光，大有这本来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的意味了。真的，假如地球上没有人，地球也不过茫茫宇宙中一颗死寂的蓝色星星罢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人，还有什么人间，还有什么人的历史呢？鲁迅的杂文，就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sup>②</sup>的文章，是对于中国人不适宜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劣根性，气质，思想，手段及其传统的血性批评，是一部活中国人的“人史”。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嗜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sup>③</sup>但后来没有动手。但他的杂文却实现了这一心愿了。他后来自信：“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sup>④</sup>，“‘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

---

① 鲁迅：《忽然想到（五）》。原文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② 鲁迅：《忽然想到（五）》。

③ 鲁迅：《晨凉漫记》。

④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文里了。”<sup>①</sup>我们二人都已年过半百，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亲历了我们民族“史无前例”的“浩劫”，积二三十年研究鲁迅的心得，我们信服鲁迅这一自白。要了解中国的特别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主人公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现在，莫过于用心细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了。又由于“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sup>②</sup>的原因，当我们中国和全世界各民族一道，行将跨入人类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特别是中国的青年，能有一部《鲁迅杂文全编》在手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第二，杂文，在中国，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现代杂文，它的创造和发展，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不管喜欢不喜欢，也不管赞成不赞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一谈鲁迅就想起他的杂文，一谈杂文就想起鲁迅，这已经是常识。但在国外，不仅中国学者，不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就是专攻鲁迅研究而能重视鲁迅杂文的，似乎也寥若晨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说到底，也还是一种隔膜。民族与民族的隔膜，文化与文化的隔膜，此时此地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彼时彼岸人们生活的隔膜。鲁迅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sup>③</sup>假如有一本鲁迅杂文的专集，会不会引人注目一点？有如在姹紫嫣红百花杂陈的花园旁

---

①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② 鲁迅：《法会和歌剧》。

③ 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边，现在专门开辟一座“无花的蔷薇”园，怎么样？

第三，虽说鲁迅和杂文，也是“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但鲁迅逝世半个多世纪了，迄今还没有一本按文体分类的鲁迅杂文全编的尝试集问世，以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编辑此书也是弥补这一缺憾的一个尝试。

不过，真动起手来编辑，麻烦也就接踵而至。问题在于：“杂文”这个名称的内涵，向来就似乎明确其实颇为含糊，虽然入了《辞海》，也还是夹缠不清。其实，不必说杂文，就连相对容易界定的小说、诗、电影等，面对具体作品，也常常可以见到“不是小说”，“不是诗”，“不是电影”的批评。而倘不明确“什么是杂文”“什么不是杂文”，这编辑工作几乎无从措手。

依鲁迅自己的看法，除《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而外，其他的集子，大都称作杂文或者杂感。如：《写在〈坟〉后面》说：“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集杂文而名之曰《坟》”；《二心集·序言》说，“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南腔北调集·题记》，《准风月谈·后记》都明确说明编入的是杂文。至于《且介亭杂文》三集，书名就标示出来了。其他几个集子呢，就都说的是“杂感”，如《华盖集·题记》，《华盖集续编·小引》，《而已集·题辞》，《三闲集·序言》，《伪自由书·前记》都是这样。而且鲁迅甚至于这样说过：“‘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也

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sup>①</sup>。总而言之，鲁迅用“杂文”和“杂感”囊括了他的小说，“演义”，“回忆文”，“散文诗”以外的全部文字的结集。这样看来，“全编”也就等于汇辑鲁迅的十几本杂文集子了。

然而，事情倒并不那么简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又这样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原来，鲁迅通常所说的“杂文”并不是他自己考虑中的文体分类。复按鲁迅的杂文集，也的确是“只按作成的年月”编的。它们是“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的。这里的“杂文”也就不是文体分类的专名。“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有关的线索不止于此。鲁迅在杂文集的序言里，两次特别拎出“书籍的序引”<sup>②</sup>，“书的序跋”<sup>③</sup>，又拎出“《夜记》”，“讲演和通信”<sup>④</sup>。在《鲁迅译著书目》中，又曾将《坟》所收的文章，细分为“论文及随笔”<sup>⑤</sup>。这样一来，就把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信从“杂文”中分离出来了。

剩下的问题是对于学术性短论的取舍，如《关于新文字》、《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什么是“讽刺”？》、《论新文字》一类文章怎么办？特别是关于新文字也即鲁迅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短论，恰恰又碰在近十年来一大批

①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②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

④ 鲁迅：《〈三闲集〉序言》。

⑤ 随笔，鲁迅认为是杂文之一体。见《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中国的和外国的新小学家在拼命垒砌的“汉字是与指南针、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媲美的第五大发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汉字在二十一世纪将大放异彩”的新的万里长城上，如果不当作“杂文”收入本书，有人也许以为是在宏扬“为贤者讳”的民族传统吧？其实何至于此，又何须如此呢！它们虽难免杂文笔法，谈的确是学术啊。

但文体的问题，确实并不简单，尤其是杂文，又尤其是鲁迅的杂文。

本来，“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sup>①</sup>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造的新小说、新诗、散文，散文诗等文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中间物”的事实。杂文正以其“杂”，就尤其显现出“中间物”现象。这里的奥秘就在于一种“杂文笔法”的存在。无论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信，一用了“杂文笔法”，你就莫衷一是了。除了重新开科取士，禁止“杂文笔法”；而即使现在开科取士，鲁迅也已经无所顾忌，放笔直干过了。我们也只好“既往不究”和“下不为例”了。而鲁迅的杂文笔法，个性是这样鲜明，独异，纯熟，笔之所至，锋芒与文采交相辉映，妙趣横生，虽然不过是广告、凡例、告白、说明、按语，也往往与众不同。但我们终不能把它们也算作杂文。

于是，用“不是杂文”的反推法，我们从鲁迅的十五本杂

---

① 鲁迅：《写在〈坟〉后面》。

文集及集外作品中选出四百四十篇。

分类既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又有利于明白时势，这里就按时间顺序编排。对未署写作日期的文章，则以最初发表时间为准则。

作为参考，编了一个附录。其中六篇是鲁迅自作杂文集的题记或序言，一篇是鲁迅为他人杂文集所作序言，一篇杂文《做“杂文”也不易》，是故意抽出来编在这里的。此无它，追求集中效应也。

### 三

那么，什么是鲁迅杂文呢？

对此，中国的鲁迅研究者通常的界定是：“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

“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sup>①</sup>这“文艺性的论文”后来又发展为“文艺性的政论”——“诗与政论”的结合。

什么是feuilleton？据《新英汉词典》解释：“①（欧洲报刊上的）小品栏，通俗文艺栏，（刊登于通俗文艺栏的）小品文，文艺作品；②连载小说；③通俗小说。”而《英汉辞海》则是：“①欧洲报纸杂志专用以刊登取悦一般读者的部分，特写栏；②刊印于此项专栏的作品（如分期连载的系列小说）；③a分期刊印的小说，b迎合大众情趣的小说；④具有亲切风格和怀旧内容的短篇文学作品。”我们有些重大

---

<sup>①</sup>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着重号原有。

分歧，争论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又说原来是翻译问题，最近的文学上的例子，便是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若干名词、概念。所以，对于这“阜利通”，还是少说为佳。

我们来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吧。

鲁迅自己，把他的杂文，说是杂感，又说是短评。在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题记》中这样说；七年以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鲁迅译著书目》中对于《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都这样说；在这前五天，鲁迅在《三闲集》的《序言》中也是这样说的：“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可见，“短评”倒真是杂感——杂文的代名词。

鲁迅曾经概括《语丝》的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sup>①</sup>

鲁迅又曾说明编辑《莽原》的宗旨，是“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sup>②</sup>在这之前半个

①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② 鲁迅：《两地书·十七》。

多月，鲁迅说“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sup>①</sup>这正是鲁迅一生的心愿，不遗余力的劳作：“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sup>②</sup>

鲁迅杂文，在鲁迅自己心目中，就是杂感，就是短评，就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也许是最好的定义吧？是的，目的在改革，施行的是反抗和攻击，短短的，纵意而谈，无所顾忌，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催促新的产生的，是鲁迅杂文。

固然，这还需要说明和发挥，也还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不同的理解，还会有分歧和争论，比如，什么是“文明批评”？什么是“社会批评”？“新的”又是什么？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学问：永远不会“止于至善”，永远需要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

“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总起来说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批评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批评。由于历史文化是过去的社会人生；今天的社会人生包涵着过去的历史文化，事实上不能截然划分，不能说“文明批评”就不涉及今天的社会人生；“社会批评”就不涉及过去的文明，更何况它本身就是昨天的和今天的文明的体现。但是，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又分别指称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时候，似乎可以理解为有意强调前者的历史性，和后者的现实性，而它们

---

① 鲁迅：《两地书·十》。

② 鲁迅：《两地书·八》。

的焦点则在人生。也就是鲁迅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sup>①</sup>吧？

这“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固然大量由于“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四一五政变”、“九一八事变”和中国执政者的“不抵抗政策”之流“用钢刀的”屠伯们，也有许许多多由于“用软刀的”屠伯们以及他们熏制的奴隶的劣根性。对于前者，鲁迅固然都写有杂文，力施搏击，而且他这类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阀的屠杀，站在人民的血泊中立即写出的直接揭露他们“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sup>②</sup>的杂文，是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上的墓碑；但对于后者，鲁迅所作的杂文，是更大量的，而且他这类面对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吃人”的历史<sup>③</sup>，面对“都是侍奉主子的”“中国文化”<sup>④</sup>，站在破坏了又修补，修补了又破坏的旧文明的瓦砾场上写下的扫荡旧物以造成新的机运的杂文，更是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上的丰碑。

尤其可宝贵的是，鲁迅杂文决不止于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人，就时局、时事、文明、世态和社会现象来批评中国人的气质、品性、心理、传统和命运。鲁迅攻击反动统治者，决不止于抨击他们的政策和政绩，而是着力解剖他们的统治权术、心思、手段和残虐险狠的心性。鲁迅批评文明和批评社会，决不止于判断现象的是非、优劣、利害，而是着力解剖“国民性”的弱点，他们由旧文明所熏陶，在社会生活中

①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②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③ 鲁迅：《狂人日记》。

④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